

遜園醫案

羅敷化署



西 13

86

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

遜

恐廬



園

醫

案



癸亥仲夏月
款刷始即工

序

鄙意兼有仁心仁術者。始可與言壽世。而反之者。反是。醫人仁心也。醫案仁術也。蕭君琢如有遯園醫案之作。殆有意於壽人乎。果爾。則進而壽世。亦未爲不可。鄙人於醫無所知。不敢有所論列。特有壽世之心。而苦無術。不禁同情耳。故序之。

了園主人曾繼梧



序

吾友蕭君琢如。名諸生也。少時英偉卓犖。發爲文章。瑰麗而樸茂。豪肆而適拔。不囿於宗派義法之說。而義法無以易。殆於魏晉六朝之間。能入其堂奧者。時彥翕然稱之。以爲莫及。性伉直。與人無面阿。視世俗齷齪。若不屑意。年甫壯。卽盡棄所學而專志於醫。人問之。曰。世且亂。吾輩無他事能利物。惟此差可耳。至記錄章句。攻訐翰瑣瑣。以爲工者。徒役於人而已。將安用哉。時有清光緒中葉。科舉方廢。而復興儕伍中。致力文藻。期合有司尺度者甚衆。君爲之旣工。且幾於有成。而獨毅然舍去。豈率爾而然耶。觀其所志。蓋亦裴晉公良相良醫之旨。而於世變尤能覘其先焉。未幾科舉再廢。清社旋屋。新說大昌。凡吾國舊所有學問文章。至是舉無所用。操觚之士。莫不投老荒村。窮愁抑鬱。薪米之需。不能日給。而君獨以醫學顯。療人疾苦。應手輒瘳。然後歎君之所見者遠。而所濟者

多也。光緒癸卯丙午間。君館余從子思澄家者四載。課誦之餘。鑽研醫學。時余方以病家居。每涉危殆。而爲君所治愈者數四。余素不解醫。而自幼多疾。光緒壬寅。以試事至長沙。偶患泄痢。爲醫者所悞。幾至不起。後雖稍間。然因是患虛怯。纏綿不已。至是乃稍稍涉獵醫書。有所疑輒就正焉。日夕過從。談論甚洽。四年中如一日也。嗣余竄跡嶺表。君亦徜徉衡湘間。相見日尠。歲乙卯。余居長沙。遭寒疾幾殆。君適以事在長沙。爲余診愈。旋別去。不復見。壬戌之秋。余應姻家趙君惺予之招。來菱源水口山鑛局。忽遇君於是間。邂逅握手。歡然道故。始知君任水口山醫官蓋六載矣。而予以風塵奔走之身。萍踪偶集。復得與君同居一室。常相聚首。抵掌縱談。歎世變之冥渺。感人事之推遷。溯君館余從子家時。今二十載。回首前塵。眞如夢幻。乃以刼後餘生。重逢斯地。相對隅坐。鬢髮蒼然。余亦垂垂老矣。君年長於余。而體質豐腴。精神完固。研窮醫學。未嘗少懈。年來

著述甚富。多岐黃家言。出示遜園醫案數卷。觀其撰錄。蓋以窮理之所得。出而臨症。又復運以精心。融冶今古。不守一先生之說。而因應萬變。故能遇病輒應。效如桴鼓。諸案中如降衝飲養脾互根湯。及消瘀蠲痛七節湯。與疫痘免癰諸法。尤能推闡靈素。祖述長沙。發古人之秘蘊。開後學之津梁。爲張景岳陳修園輩所不及。於以覘君之所造詣者甚深也。憶余年十歲時。腦後患毒瘡甚劇。日夜呻吟。百醫罔效。經

先德瑞器先生予一方。三服而瘳。

瑞器先生行誼道德之高。與醫學之精。吾鄉人至今稱道弗衰。則君之敦品與其所學。其淵源固有自矣。爰綴君志行。及與余交往離合之跡。爲之序而歸之。

壬戌十一月朔日李光寰謹識

序

岐黃之術。擇焉不精。語焉不詳。輒舉以欺世殺人者。蓋數見不鮮。於是乎吾國數千年來之絕藝。遂爲人詬病。幾無不欲託命於西醫。夫西人之醫術。誠未可厚非。獨不聞三折肱如和緩華陀。與夫倉公扁鵲。爲祖國史乘傳人耶。然則謂西醫之不可及。毋寧謂今之以醫自命者。曾未一聞醫道。彼靈素傷寒金匱諸書。早爲西人竊其緒餘以去矣。遯園蕭子。名諸生也。隱於醫。其先世亦以醫名。歲丁巳。於役菱源。升局任醫師。工人以萬計。延診者戶限爲穿。雖病狀絕險。未嘗不治。余慕其古道照人也。暇輒相過從。稱莫逆交。壬戌之秋。出所編醫案。以序相屬。余於斯道。固莫辨途徑。然觀其至理名言。手和心細。蓋駸駸乎登仲景之堂而入於室矣。匪僅竊緒餘者所可同日語也。禮有之。醫不三世。不服其藥。蕭子其學有淵源乎。記曰。生死人而肉白骨。微斯人誰與踐斯言。嗟嗟。今日之

中國病國也。舉國何莫非病夫。安得斯人一舉其所學盡人而醫之耶。更安得斯人不惜以其平昔醫人之真諦。出而醫國耶。遯園毋遯。願馨香禱祝以俟之。徒以是編藏之名山。傳之無窮。則非余所望於蕭子者也。是爲序。

鴿園楚子謹識



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

自序

古人謂名醫同於名相。旨哉言乎。然名相有時而不可爲。不欲爲。醫則聽人自取。名不名。惟視其材力心思如何耳。伯章自有知識以來。即侍先君子竊窺古今名醫陳編。似有所見。久而披閱愈多。若涉大海。茫無津涯。又頓覺毫無一得。乃吐棄一切。從中表兄厚生彭先生講求靈素傷寒金匱諸古籍。積以歲年。然後歎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。何曠世同符若此也。由是益肆覽唐宋以來方書。是非黑白。燦然目前。若持繩墨而裁曲直。若秉權衡而較重輕。莫余欺者。夫仲尼爲儒家聖者。仲景則醫門之孔子也。竊嘗差等歷代名醫。若者登南陽之堂廡。若者爲衙官。若者爲走卒。猶恍恍惚惚。端木氏之得見宗廟也。語云。三代以下。黜完人。吾則謂仲景而後無完醫。聞者歎爲知言。乃猶有肱不經三折。口不飲上池。而亦侈然著書成巨帙。天下後世。或且從而稱述之。則欺世盜名之尤。

者。或詰之曰。先生醫案胡爲而作。則應之曰。吾忝附仲景門牆之走卒。傳主人命以應對賓客。乃其職也。醫案卽傳達之日記冊。留備他日省覽。烏可以己。君其毋誤以余爲主人翁也。易有之。作者之謂聖。述者之謂明。吾之明有限。而古今之病變無窮。述而已矣。作云乎哉。

中華民國十一年夏歷壬戌十月朔遜園蕭伯章書於水口山升局之東軒

凡例

一此編分上下兩卷。均係刪存三十年內經手疑難驗案。其尋常者。概從割愛。
一人異而症案同。取其尤者。餘皆刪削。以省篇幅。

一案內受治諸人。有全注姓名者。有但注姓者。亦有姓名俱付闕如者。由於記力不強。並非有所軒輊。閱者諒之。

一案中全取成方者。則但注方名。有用古方加減者。則注明加何藥。去何藥。有雜取而無成方者。則云用某某等藥。其有因病勢沉重。非輕藥所能奏效者。則註明大劑。及某藥用至若干分量等類。皆實事求是。不敢絲毫欺詐。庶便不知醫理者。如遇合症。亦可照案採用。

一附錄如醫藥聯合會兩則。雖曰過時黃花。而心目中尙蓄有無窮之希望。並及先人遺案者。亦繼志述事之一。不忍以其少而屏棄之。

一醫案外。尚有喉科要義二卷。醫學卮言二卷。歷代名醫方評若干卷。詩文章

二卷。容侯續訂付印。以供閱者。

一此編經同人慫恿付印。不敢自矜一得。其中容有紕繆支離之處。特藉以就正高明。如能匡所不逮。毋任歡迎。自當彙識。以俟再版更正。



遜園醫案卷上

湘鄉蕭伯章琢如父著

長男序型次男序基繕校

光緒丙申。伯章研究醫學。已十年矣。恆兢兢業不敢爲人舉方。秋杪。舍弟璋如患白喉。又兼泄瀉。猝難延醫。適章自館歸。診之。身無寒熱。口不渴。舌胎淡白而薄。底面微露鮮紅色。小便時清時濁。脉浮濇滿指。審由燥氣所發。因兼泄瀉。始尙猶豫。繼乃恍然大悟曰。此肺移熱於大腸。病邪自尋去路也。即疏喻氏清燥救肺湯。一劑知。再劑已。嗣表兄彭君厚生暨李勗丞姻丈。以他病同至。章舉以相告。彭君拍案大叫曰。非名手莫辨。李公亦深相嘉許。因此踵門求方者。絡繹不絕。章亦不能深閉固拒矣。

李君楚枏女。年方十歲。患燥症紅喉轉白。服發散藥。米飲不入口。已數日矣。延



余往診。口渴。身大熱。無汗。心煩。夜不安枕。舌無胎。鮮紅多刺。幸有浮液。不甚乾燥。脉浮大而芤。余曰。此乃燥症誤表。挽回甚難。爲疏養陰清肺湯。大劑頻服。勉盡人事。次日遍身露紅斑。幾無完膚。余曰。內邪外出。此生機也。仍守原方。大劑加味。每日夜盡三劑。三日而平復。續以養陰方善後。聞愈後半月。髮膚爪甲盡脫。燥症誤表之爲害。有如此者。

李氏子。年十餘歲。患乾脚氣。兩足緩縱不能行。醫者作風寒治。用五積散。益劇。或作痺症治。亦不效。病在床褥。已三月矣。挽余治療。審視足不寒熱。不紅腫。亦不疼痛。舌胎如常人。口不渴。脉沉遲而濇。卽照陳修園四物湯加味法。服二十餘劑而愈。

李君思澄之姪女懿娟。年甫十二歲。夏曆正月初間。得春溫症。先是進服表散溫燥等方。大熱大渴大汗。延診時。見其熱渴異常。脉浮大而芤。身無汗。舌無苔。

鮮紅多芒刺。心煩不寐。米飲不入。症殊險惡。幸小便尙利。與傷寒論所云小便利者可治相合。斷爲陰未全絕。猶存一綫生機。渠家有一老人。嘗涉獵醫書。亦或爲人舉方。向余言曰。此症前此服藥。不過敗毒散等方。皆係普通發散之品。藥未必誤。而病勢如此沉重。殊不可解。余應之曰。後世通行表劑。皆爲寒而設。不知此乃春溫。仲聖原有忌表明訓。奈醫者不知。每以通套表藥誤人。遂至輕者變重。重者卽死。毫無覺悟。殊堪痛恨。此症先因誤表而大熱大渴大汗。若當時卽進白虎湯大劑救之。尙易痊愈。今惟熱渴猶是白虎湯見症。然如身無汗。則是陽明津液被灼告竭。不能濡潤皮膚之証。脉芤心煩。舌無胎。而鮮紅多芒刺。則病邪已由衛而累及營矣。寇深矣。若之何。反覆思量。絕無可以磋商之人。兼因病者係余女弟子。東家向來深信不疑。卽略不辭讓。爲疏白虎湯去粘米。加西洋參。麩參。沙參。花粉。生地。天冬。麥冬。大劑。少佐梔連。頻服。方內生石羔一。

兩。一日夜盡三劑。次日。患者反增。出時時惡風症。初疑或兼新感。繼審脉息如故。熱渴略減。舌色微潤。心煩亦少瘥。知其仍是傷寒論白虎湯中。原有兼症。仲師斷不余欺。促其確守原方。日夜進服。再二日。各症始十愈七八。舉家相慶。余亦私幸。此次藥倖勝病。免遭妄議。否則是非黑白。伊誰辨別。又竊喜病家堅信。不搖旁議。故得盡挽回手段。克奏膚功。否則雖有聖智。無能爲役。嗣後減輕分量。再進甘寒養陰藥餌。不犯一毫溫燥。計三十餘劑。各恙悉捐。惟如雲之鬢髮。手一抹而盈握。淺者紛紛墮地。皮膚飛削。如蛇脫然。馴至手足爪甲。亦次第脫盡。久而復生。可見溫病誤表。真殺人不用刀矣。而世乃竟有行醫至老。不知溫病爲何症者。謂之何哉。

從母鄧孺人。年五十時。因嫁女積勞。忽患類中風症。滿面青暗。痰涎如潮。從口奔流。頃刻盈盆。手足不仁。精神恍惚。遍體津津汗出。醫者用參芪歸地等藥。病